

24

独幕话剧

客之速不

郁潔編劇

羣益堂出版

群益堂
PD

時間：一九五五年秋。

地點：某礦山職工家屬住宅。

人物：

趙文濤——礦山技術安全監察科職員，四十歲。

劉冬梅——趙妻，家屬治安小組組員，三十五歲。

趙小俊——趙子，少先隊員，十歲。

郭路——礦山保衛科長，黨員，四十五歲。

趙文湧——趙弟，暗藏的反革命分子，三十餘歲。

公安人員及工人各兩人。

佈景：一個普通職員家庭，右邊一門通庭院街道，門內靠牆放有箱櫃等物。正中窗下有一三屨桌，一屨帶鎖。椅櫈。左有一門通內室，靠門一書架，幾本關於採礦技術的書籍。靠裏一張雙人床，床上方牆壁有掛鐘。床邊下垂的毯子下有兩雙皮鞋和一雙小皮鞋。

〔幕啓，這是一個晴朗的初秋的黃昏。從遠處不斷傳來工人們的歌聲和笑聲。〕

趙小俊：（正站在椅子上往牆上釘一張“肅反”宣傳畫。把畫釘好了，爬下來）媽媽！你看看，釘歪了沒有？

〔冬梅坐在床邊聚精會神地看手上的信。又不時仰起頭來想，像是在努力思考什麼問題。〕

趙小俊：（見媽不理，不滿地）媽！你又看我叔叔來信嗎？今兒個一天都看了一百遍了！

劉冬梅：(起身把信放在寫字枱抽屜內)小俊，叔叔說不定就這一兩天會來，記住我昨天交代你的話沒有？不許和叔叔隨便說這說那的。

趙小俊：忘不了！學校裏王老師說過的，見着生人不准亂說礦山的事，就是爸爸幹啥活也不讓告訴人家。老師還說：少先隊員更應該注意，要留心壞人……

劉冬梅：這就對啦。你去看看你爸爸去，下班這麼長時間啦，怎麼還沒回來？

趙小俊：好！(轉身跑出去了)

劉冬梅：(坐在床上沉思了一會，又起來走到小圓桌邊，把桌布扯平，隨手整理瓶裏的花。自語地)怎麼能不使人懷疑？十三年都沒個音訊，郭科長說，在省裏勞改大隊見過他，怎麼這會兒突然就出來了，還特地來探望他哥哥……信也寫得這樣怪……(陷入沉思中。牆上的掛鐘敲了六點。她慢慢地收拾了一下屋子，把小俊挪去釘畫的椅子擺好)

趙小俊：(跑上)媽媽，爸爸回來了。

劉冬梅：嗯！小俊，別忘記你叔叔來了，可不興整天出去玩，老實陪着他，他上哪兒你都跟着，問你啥就說不知道，懂嗎？

趙小俊：(懂事的點點頭)我懂。媽。

〔趙文濤無精打彩地上。〕

劉冬梅：文濤，回來了。

趙小俊：爸爸！(看他父親有些不高興)你累了？爸爸！

趙文濤：唔，(疲勞地坐在椅子上。掏烟捲)噢！烟捲沒有了。

趙小俊：爸爸，我給你買來了，“紅三星”的。(跑到桌邊給濤拿過來一包烟)

趙文濤：怎麼不買“大前門”的？（轉問劉冬梅）餓啦，冬梅。
飯好了嗎？

劉冬梅：早好啦，就等啦。（頓）小舖說“大前門”完啦，你
先抽這個吧。我這就熱菜去。（下）

趙文濤：（懶洋洋地打開公文包取出藍圖）哼！

趙小俊：爸爸，你也買畫啦？（湊過去低聲噓道）噢！不是畫。
“新式裝置混砂爆破法說明圖”……啊，爸爸，這是“保
密”吧？對了，這兒寫的有“密”字。那，爸爸，這圖是
不是也鎖到這個抽屜裏？（指帶鎖的桌屜）

趙文濤：（有些不耐煩）看你媽把菜熱好了沒有？叫她快拿來
吃。這個……你不用管了。（順手扔進沒鎖的抽屜裏。）

劉冬梅：（端飯上）文濤，小俊他叔叔今兒個許要來呀！

趙文濤：嗯。

趙小俊：爸爸，我叔叔到底什麼樣啊！我連見都沒見過呢！

劉冬梅：可不，他走時候你還不定在那一國呢！你今年十
歲，他離家已經十三年了，連我都影影綽綽記不太清
楚了。

趙文濤：（略帶感慨地）唉！這些年沒見面，不知他都幹了些
什麼事情。

劉冬梅：上次我不告訴過你？聽郭科長說，他在省裏開會
時候，見他在勞改大隊上。（頓）我挺奇怪他怎麼會跑
那裏頭去，可又這麼快就出來了呢？

趙文濤：那回老郭也不過聽說這個名字，就留心了一下，
其實他也沒有見面。天下同名同姓也有的是，未必就
是他……就算是他的話，那也許是過去幹了點什麼壞
事，去改造幾天也說不定；不過既然出來工作，大約

沒什麼大不了的事。他能來信說要來看看，那就很好嘍！變得好也能，壞也能，終究是自己親手足啊！隔這麼多年，也沒忘了咱。

劉冬梅：十多年沒音訊，這回能見面，當然是件喜事。（頓）可是文濤，現在到處都在搞“肅反”，小俊他叔叔這十幾年的情況我們也不知道，又經過勞改，……也不知怎麼出來的，他來了咱們還是得處處留神才好。（怕話過火了些）其實這對大家也只有好處不是？

趙文濤：你扯到哪兒去了？當然囉，運動既然搞起來了，人人得提高警惕。可是這與老二又有什麼關係？……再說，難得他一番好意來探望咱們，要讓他知道咱們存了這份心思，不反顯得見外了？

劉冬梅：（嚴肅地）文濤，你這麼說可不對頭。

趙文濤：我知道，（開玩笑地）你是家屬治安小組的，放心，我趙文濤還不致於會有個反革命的弟弟！

趙小俊：（插了一句）前天王老師說：天津有個小學生還檢舉了他爸爸是反革命哩。

趙文濤：（不高興地）跟你說多少遍了，大人說話別打岔！

劉冬梅：（對小俊）快吃完了出去玩吧！

〔小俊低頭匆匆地吃飯。冬梅看了文濤一眼，三人都沒講話。片刻小俊吃完了飯，拿着畫片出去了。〕

劉冬梅：（想了一下）文濤，你別把我剛才說的話當耳邊風。咱們對小俊他叔叔既然不了解，他又來得這麼突然，就應該加點小心。

趙文濤：（忍不住了，把筷子一放，站起來）你還有個完沒有？（把椅子挪到一邊，點上烟用力把火柴扔掉）你嫌我在礦上

氣受少了不是？回家還沒事找事，半天雲裏掉下個什麼反革命！

劉冬梅：文濤，你怎麼了？幹嘛發脾氣？我也沒一口咬定小俊他叔叔是反革命；難道我勸你提高警惕倒錯了？你是技術幹部，又不是不知道咱們礦山在五年計劃裏的重要性，萬一讓敵人鑽了空子，出了個一差二錯，咱們誰沒一份責任？咱們花了多少心血搞出來的成績，要被敵人一下給毀了，你能不心疼？（停了一下，見文濤不出聲，口氣變緩和了）……當然，小俊他叔叔來了，咱們還是好好招待他，但願什麼事也沒有，大家親親熱熱地聚會一下。（稍停）這可也並不礙咱們提高警惕。不管怎麼樣，別向他提礦上的事；他要是沒存歹心，也不會見怪的。

趙文濤：（陷入沉思）哼！……反正我算看透了，外人，誰也信不得！

劉冬梅：文濤！你說什麼哪？……

趙文濤：（搖搖頭）算了！沒什麼，不提也罷。

〔冬梅正待追問下去，外面有人叩門。開門，趙文湧提着網籃和皮包出現在門外，問：“趙文濤同志在這裏住嗎？”趙小俊聲“你貴姓？”趙文湧上，趙小俊緊跟着後面。〕

劉冬梅：（急忙迎上去）啊！他叔叔吧？快進屋來吧，文濤，小俊他叔叔來了。小俊，快給叔叔行個禮呀！

趙文湧：（訕訕地）好，好，別行禮啦。都這麼大了，還入隊了呢，哈哈！（順手把水果網籃交給小俊）大哥大嫂，這些年不見，大哥都顯得老了，大嫂還看不出，嘿嘿！

趙文濤：咳！四十的人啦。（頓）你是剛打省裏來。

劉冬梅：(倒茶)二弟，喝茶！

趙文湧：是的。本來是出差，下幾個地方檢查工作，正好順道，就特意來看看大哥大嫂。(感慨地)一晃就十幾年沒見啦，時間過的真快呀！

趙文濤：(遞烟)冬梅，看再弄點什麼給老二吃。

趙文湧：(接烟)大嫂，別弄什麼，我下車已經吃過了。坐下嘮嘮吧！

劉冬梅：
趙文濤：真吃啦？

趙文湧：吃啦，吃啦。到自己家裏還客氣什麼呢。大哥大嫂這幾年好吧！

趙文濤：還好。你這些年一向在什麼地方來着？

趙文湧：(支吾)我？可沒個準兒，在日本投降那年就做買賣，東跑西顛，總沒個準地方。

劉冬梅：(一面把電燈打開，小心地)二弟是在省裏勞……

趙文湧：(急)對啦！現在是在省裏勞動局工作。

劉冬梅：(不放鬆的)噢！(一停)那聽別人說，在勞動改造大隊上……

趙文湧：(不安地)什麼？啊呀！大嫂說什麼？省勞動大隊上？(故作恍悟的樣子)噢，噢，看我這記性！呆過，呆過。去年夏天在那當過一個時期的政治輔導員，對啦，有過這麼幾天。咳！和犯人在一起，就是個警扭，裏邊南腔北調，啥樣人都有。(轉話題)大哥，不瞞你說，這十幾年，東奔西跑，什麼事都幹過，可一樣也沒有搞出點成就，說實在的，真是不好意思見大哥大嫂……

趙文濤：一家人有什麼不好意思呢？老二，這十幾年你的

技術丟了沒有？

趙文湧：你是說在採礦專科學校那一套呀！早還給老師啦。

要不我怎麼不歸隊呢？（停）說真的，大哥，你看我還能不能揀起來？（冬梅仔細注意他）不過現在那一套怕也老掉牙了，現在的技術改進多了。

趙文濤：（點點頭）那自然有困難，可是一些基本技術總還是有用處，比方我們這次搞的爆破……

劉冬梅：文濤，你扯到哪啦！整天在礦上搞技術沒搞够，回家又說這幹啥；人家二弟好容易來啦，也不說幾句家常話。（以目示意，文濤有些領會，文湧也感到冬梅話有骨頭，但不動聲色。冬梅笑着問文湧）二弟，我忘了問你，結婚了吧？怎麼不同弟妹一塊來呀！

趙文湧：這……（假笑）還沒有。

劉冬梅：那可該“積極”點兒啊！二弟，今年有三十了吧！

趙文湧：大嫂好記性，我今年整三十。

劉冬梅：我說二弟，人到三十可經不起挑東揀西囉！……

你在省裏勞動局工作，那兒也該有女同志，條件可別太高呀！（文湧只得乾笑）

趙小俊：媽，我睏了。

趙文濤：冬梅，弄弄鋪蓋，看都睡在哪兒。

劉冬梅：呸，小俊，來，咱們到裏屋睡去，讓你爸爸和你叔叔在這屋裏睡，快點來，跟媽媽睡去。

〔劉冬梅、趙小俊下。〕

〔趙文濤點了一支烟沉默着。〕

〔靜場。〕

趙文濤：（低沉的）老二，這幾年你在外邊，哪裏知道我的情

况喲！說起來話長：你走的第二年，爸爸就死啦，沒有辦法，一九四三年到了這個礦上做了個小職員。在日本鬼子手下做事可實在難呀！一天到晚連直直腰板都不讓，累得個帶死不活，整天還得餓肚子。日本投降時很多工人職員投奔共產黨，我那時沒敢跑，也扔不下你嫂子和小俊，所以就悶頭一門往技術裏鑽。鑽來鑽去誰知道也鑽了不少本事。國民黨來了，職工生活還是外甥打燈籠——照舅(舊)！我憑着這點本事，當了個小技術員，咳！那時候，根本沒有人瞧得起技術，弄了半天還是餓肚子。(一停)唉！事過境遷，現在回想起來，實在說，都有些害怕！那樣的日子怎樣過了來呀！

趙文湧：(勉強的)大哥！快別說啦，好在都已經過去啦，想它有什麼用呢！就說目前吧，大哥的情況不好多了？

趙文濤：(不加思索地)可不？當然啦，老二，你一定知道，到什麼時節，咱們都幹活吃飯，能過這麼好的日子，就拿我房子來說吧！要是從前，想瞅瞅人家都難呵！

趙文湧：(惡意地)大哥，你比我更清楚，這是全靠你那一套技術呵！

趙文濤：(正中下懷)你這話說的可在理。唉！可是不提技術也罷，提起技術簡直氣死人；不是當哥哥的吹牛，這礦上誰不知道趙文濤，技術活那是沒有比得上的。

趙文湧：(挑唆的)可是，大哥既然那樣，你按現在這個景況來說也不能算足啦！

趙文濤：就是呵！就是這讓我氣不平，比如說吧，今天科

裏出了這麼檔子事：(略氣憤)有個姓孫的從前和我挺要好，咱也是拿真心待他，誰知道這小子不顧人情，前些日子我出了一次事故，今天科務會議上他就把我整了一場，又是批評，又是檢討的。當然囉！現在人家當上副科長啦，說實在，若是他技術活上真比咱們強，也算是像回子事呵！就這叫我不服氣，不就憑他是個黨員？

趙文湧：(挑撥地)是啊！現在有些事也真難說……

趙文濤：哼！不是說當哥哥的吹大氣，今天就幫助一個工人找了個新竅門！他們誰行？

趙文湧：(乘機而入)什麼新竅門？

趙文濤：沒什麼，是混沙爆……

劉冬梅：(忽然抱着被子上)文濤，不早啦，差不多就歇歇吧！他叔叔走了一天道也一定累了。

趙文湧：明天禮拜吧？

趙文濤：明天禮拜我們還得上班，我是禮拜三代休。(頓，向梅)好吧，冬梅，明天早晨你先弄點麵飯吃。那咱睡吧！今天老二一定覺得我話說多了，其實，我平常很少這麼高興，因為你來，親兄弟不同其他人，心裏格外高興。

趙文湧：(詭譎地)大哥，我也高興。不過這些話可不該亂說，現在不管是親親疏疏，都講究個“政治”條件，任憑你是誰，政治上叫不響，也甭想上台盤。對吧大嫂？

劉冬梅：(冷冷地)嗯。不過話可不能那樣說，現在我們確實注意政治條件，尤其眼前“肅反”運動正緊張進行的時

候，更要加倍警惕。

趙文湧：(覺得不對頭)是啦，是啦，大嫂說的也對。我也早有這個感覺。

趙文濤：(有些掃興)老二，反正我說呀！說一千道一萬道，不拿套技術，就是吃不開……

劉冬梅：(打斷他的話)文濤，不早了，睡吧！二弟也累了。

趙文湧：不累，不累。

趙文濤：好吧！睡吧。有什麼話以後再嘮！

趙文湧：(起身)大哥，廁所在哪兒？

劉冬梅：後院，出廚房後門一拐就是，(頓)我指給你。

趙文湧：行，行，我自己找得着。(下)

劉冬梅：(埋怨地瞪了文濤一眼)你，你怎麼什麼都給他說呀！就沒深沒淺地。

趙文濤：(摸不着頭腦)你是說啥呀！我沒說什麼犯私的話呀！老二這麼多年好容易看見他。

劉冬梅：(嚴肅地)文濤！犯私的話？就是那新竅門的事兒吧，都說到嘴邊上來了，要不是我打斷，你還不是都得端出來？

趙文濤：(輕描淡寫地)得啦，你別教訓我啦，我不說那個行吧！再說老二剛來，別這麼杯弓蛇影的，都是自己家人！

劉冬梅：(嚴肅地)文濤，你這是什麼話，是自己家人，就不用分階級界限啦？

趙文湧：(推門進)呵呀！真是秋天啦，有些冷颼颼地。

劉冬梅：(急忙平靜下來)是呀！早晚不多穿些還真不行！明早上我把小俊他爸爸的絨衣給你拿出來先穿着。

趙文湧：不用，不用，冷點不礙事。

劉冬梅：好吧，那你們睡吧！文濤，（加重語氣）晚上“留點神”，（頓）別凍着。

趙文濤：（略有領會）好吧，你睡去吧。

劉冬梅：（有意的）二弟也好好睡吧。（下）

趙文湧：睡吧，大哥。

趙文濤：我還趕點工作，你先休息吧！（他把檯燈打開，閉上頂燈，從抽屜內取出一張藍圖）

趙文湧：好，我就睡去。（睡下）

〔趙文濤扭頭看了看床上睡着不動的趙文湧。他點上烟，低頭去仔細看着桌上展開的藍圖。〕

〔夜深了。外面萬籟俱寂，只有偶然傳來一陣遠處礦車駛過的聲音，輕輕的打破這寧靜的礦山之夜。〕

〔文濤取出繪圖儀器，靜靜地工作。〕

〔舞台轉暗。片刻，牆上的掛鐘沉重地敲了四下，舞台漸亮。遠處有汽笛聲。〕

〔趙文濤把最後的一個烟頭在烟灰缸中弄滅。他伸了個懶腰，站起來把桌子上的藍圖和繪圖儀器收拾到中間抽屜裏，把沒吸完的烟放進口袋，對外深深吸了一口新鮮空氣。然後熄了檯燈，輕輕上床睡了。〕

〔半晌，趙文湧突然坐起來，立刻又睡下，過一會再慢慢的坐起來仔細看了身邊的文濤，然後摸着床頭上的制服上身披上，蹣手蹣腳地下床來。他走到內室門口傾聽了一下，再回頭來把檯燈開開。〕

〔他輕輕而敏捷地從抽屜中取出藍圖，仔細看了看。然後匆忙地掏口袋，他先掏出一包“大前門”一下扔在桌上，又掏另外口袋，才掏出一個小小的扁玻璃瓶子。他小心地把瓶子放好，又仔細看看藍圖，然後用瓶子裝的藥水小心地在圖上抹去幾

處，再用尺筆修改。

趙文湧：（塗改好了，又看看，自言自語地）限一個星期完成的任務，沒有想到會馬到成功，當天見效……就這麼下子，等會你們這個重點礦山有好看的！……

趙文濤：（翻個身，夢囈）咳……又不是……外人。

〔趙文湧一驚。遠處有雞啼聲。他慌忙收拾起藍圖，把小瓶放回袋內，閉燈上床，但忘了那盒烟。〕

〔靜場片刻。天漸漸發白，雞啼聲，遠處有煤車隆隆隆隆出動。〕

〔天大亮了。冬梅睡眼惺忪地推開內室門上。〕

劉冬梅：（先在屋子裏巡視了一下，走到床邊，推醒文濤，小聲地）文濤，該起來了！你不是說今天大早要趕去做試驗？

趙文濤：嗯！（起來披上衣服，與冬梅同進內室。片刻，文濤穿好衣服提飯盒上，他取出藍圖放在公事皮包內）

劉冬梅：（見文濤由抽屜取藍圖）你沒鎖上？文濤！

趙文濤：嗯……忘了。

劉冬梅：看你！

趙文濤：不礙事，沒外人，你看大門不是好好門着的？（頓）我走了，老二起來弄點什麼吃的，讓小俊領他出去玩玩。

劉冬梅：這你別管了，有我哩。

〔文濤下，冬梅回身收拾寫字枱，發現那包香烟。〕

劉冬梅：又忘記帶烟了。（忽發覺是一包“大前門”）咦……是“大前門”的？（她機警的望了望床上的文湧，點點頭，把那包烟藏在身後，但想了一下，又放回原處）

趙小俊：（一面扣衣服上）媽！

劉冬梅：別嚷，把你叔叔都吵醒了。

趙文湧：(翻身坐起，揉揉眼睛)唔！大嫂。……大哥走了？

劉冬梅：睡好了麼？你大哥剛走。

趙文湧：嗯，他今天不休息。(下床)

劉冬梅：小俊，給叔叔打洗臉水去。

趙文湧：我自己來。(小俊引湧進內室，冬梅想了一下，走進內室向裏面打手式，小俊上)

劉冬梅：小俊，等會領你叔叔上後山玩玩。(又悄悄的向他交代了幾句話。小俊懂事的點點頭)別忘啦！

趙小俊：我記得，媽媽。

趙文湧：(上)這清早的空氣真不錯。

劉冬梅：是啊！比住在城裏強些。(頓)我做飯去啦，讓小俊先領你去玩玩。(下)

趙文湧：(走到寫字枱前發現那包烟，忙藏起)小俊，這附近有電話嗎？

趙小俊：(機靈地)有，我領你去，叔叔。(與趙文湧同出)
〔靜場片刻。劉冬梅上。]

劉冬梅：(焦急地望望窗外，又看了看鐘，發現寫字枱上那包烟不在了)果然是他的烟，這事真……

郭路：(由外門進來，大聲地)真不好辦是嗎？

劉冬梅：啊呀！(轉身)是郭科長，嚇我一跳，我担心你不能這麼快來呢！

郭路：(笑)今天你不找我也要來！既然你讓人給我送了信，我當然要早來。

劉冬梅：什麼？郭科長你知道了？

郭路：不！……還不完全知道。(嚴肅地)別慌，慢慢說。

劉冬梅：就是你上次給我談的那個趙文湧，他是文濤的兄弟，昨晚上來了……（望着郭路）

郭路：是不是昨晚上六點半的火車到的？

劉冬梅：（奇怪的）……對！是六點多些來的，郭科長，你……

郭路：你說下去吧！發現了什麼可疑的地方？

劉冬梅：是這樣，我問他十幾年都幹些什麼，他老是支支吾吾的，問他勞改隊的事，他當時就有些發慌，吞吞吐吐地，說是在那裏當輔導員。談話中我發現他對文濤的工作挺感興趣。……還有，最讓我不放心的是……文濤昨晚上審改過了一張藍圖，說今早上要做試驗。可是我怕昨晚上他弟弟起來偷看過了……早上我在文濤桌上發現一包“大前門”，這不是他的烟，我心裏就嘀咕着。果不然，我剛打一個轉身，他弟弟就把烟藏起來了，這傢伙準是半夜起來搞了什麼鬼！你看……

〔劉冬梅把郭科長領到寫字台前，悄悄的指點着說了幾句，郭點點頭。二人走回小圓桌前。〕

郭路：看情況，偷看了藍圖，大概是沒問題。……可能還照了像。

劉冬梅：這你看怎麼辦呢？郭科長！

郭路：（點上了烟）冬梅同志，你做的很對，幫我們不少忙，上星期省裏來電話，讓我們進一步了解趙文湧和你們的關係。他半個月以前就打勞改大隊逃走了。

劉冬梅：（大驚）那麼說，他真是……

郭路：當然，這個情況當時我沒有告訴你們。（頓）事情

很複雜：根據情報，敵人最近要派人來破壞我們這個煤礦。可是派誰，我們只知道這個特務的代號；至於什麼時候來，通過什麼關係，有什麼具體計劃，我們知道的還不够完全。（冬梅緊張的望着他）另外，昨晚上，車站方面通知我們保衛科說，有這麼一個可疑的人物到礦上來了。當然根據他們的報告，很可能這就是我們要等的人；也完全符合你談的情況。……可是我沒想到他這麼快就下了手！

劉冬梅：（緊張地）那！那藍圖……

郭路：我馬上到六號坑去，老趙他們在那兒實驗，我擔心……（看了看冬梅沒說下去）等他回來了，你照樣招待他，千萬別露出什麼痕跡，我在外面會有佈置，要注意別讓他走了，我回頭就會來。

郭路：（走到門口，又回頭）冬梅同志：你是知道的，這件工作對咱們礦山是有多麼重大的意義，我們沒權利讓敵人打我們的手上逃脫！

劉冬梅：我知道，你放心。黨真是英明，反革命分子要想逃脫，除非他能上天！（停了一下，堅決地）郭科長，我一定不會把事辦壞！

〔郭路匆匆下。〕

〔冬梅坐下來沉思。文湧與小俊上，小俊手上拿着一把野
花。〕

劉冬梅：（起身）就回來啦？

趙小俊：媽，您看這野花多好看，我和叔叔在後山走了半天，那山上淨是露水，把褲腳都弄濕了。（拿起花瓶）我去給換上。（下）

趙文湧：(有些不安)大嫂，剛才出去的那個人是誰？

劉冬梅：(機警地)啊！是合作社一個事務員，我請他帶點東西。

趙文湧：(來回走了幾步，站住)大嫂，我想到城裏去一趟，把這箱子送去。

劉冬梅：(平靜地)那吃了飯去吧。

趙文湧：我還是把箱子送走，回來再吃飯。

劉冬梅：二弟，還是吃了飯送去吧！到城裏一個來回，得四五個鐘頭哩。

趙小俊：(把新插上花的花瓶放在圓桌上)叔叔，您剛才不是給火車站打電話了嗎？

劉冬梅：(暗暗一驚)給車站？

趙文湧：嗯！我打算走。

劉冬梅：(故意地)二弟你怎麼剛來就打算走呢？是生你大哥的氣了，還是我沒招待好呢？

趙文湧：與你們沒關係，您別多心，是我有點急事。

趙小俊：媽，我告訴我爸爸去，不叫我叔叔走！

劉冬梅：好。(有用意地)快點！你看孩子都捨不得你走。

[趙小俊跑下。]

趙文湧：(看錶)不行，我得走！(到床邊提起皮箱)

劉冬梅：(攔阻)二弟，你不能走！就是走也得等你哥哥回來呀！

趙文湧：(露出原形)你走開！(把冬梅推開，奔向門口，冬梅趕上拉住箱子)

劉冬梅：(向外喊)小俊！小俊！

趙文湧：(慌了，伸手到褲袋掏槍)你再喊？我打死你！